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陽郡

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三十五

起柔兆若灘十月盡彊圉作靈閏月不滿一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上

至德元載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既上發順化

宋白曰慶州真觀以來為弘化郡癸未至彭原初

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

申丙

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
諫之令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令宰相在
政事堂分日當筆及德林庸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承上旨更工衡翻

第五琦見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

漢而上至洋川見賢通翻上時掌翻洋川郡人今漢中

王瑒陸運至扶風以助軍元載令於鄭縣置院以

督運按載傳是時在蘇州及上從之尋加琦山南等

五道度支使判入負外判出待郎總統押案而已官

銜不言專判度支開元已後時事多故遂有他官來

判者乃曰度支使或曰判度支或曰知度支事或曰

勾當度支使雖名稱不瑒作權鹽法用以饒琦變鹽

同其事一也度徒洛翻

人下鹽就山海井竈置監院使吏出糶舊業鹽戶併

漢民願業者為亭戶免其雜徭盜煮私市者論以法

百姓除租庸外無得橫賦人不房瑄喜賓客記翻

益統而上用以饒權古岳翻

好談論到好呼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

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瑄以為南海太

守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南海郡廣州是時兵

省長官以至外府僚佐亦帶朝銜迄于五季遂為永

制其帶臺衙自監察御史至銜史大夫為憲衙守手又
翻瑄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
與瑄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
板蕩王衍事元晉紀板蕩之詩刺周室大壞天下無
大亂毛氏傳曰板板反也正義曰蕩蕩法度廢壞之
邪僻即反字之義故為反也鄭曰蕩蕩法度廢壞之

貌

今房瑄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

之黨真王術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

且瑄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

事見上卷上即位於靈武進駐彭原其地在關山之南故謂之南朝仍

置陛下於沙塞空虛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使統大

權蓋指李愬李承其意以為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已

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為乎上由是疎之房瑄上

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若異曰唐曆上以房

禮遇加等瑄推誠審講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

其所引進皆一時名士其嫉惡太甚雅有宰相望其

於彌綸天下非所長也後願以直忤旨上以名高德

忍漸不能容矣瑄遂請兵為元帥許之今從實錄

據考異則上之疎瑄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

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瑄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

景山為副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給事中劉

秩為參謀既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瑄悉

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務閑習

瑄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瑄分為

三軍使裨將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天寶元年

日宜壽屬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

軍自奉天入光進光弼之弟也以賀蘭進明為

河南節度使穎王璲之至成都也見上卷璲

圓迎謁拜於馬首璆不之止圓恨之璆視事兩月
吏民安之圓奏罷璆使歸內宅京師有十宅以璆諸

成都亦即行以武部侍郎李峘為劍南節度使代之

宮為內宅峘胡登翻考異曰肅宗實錄明年正月甲寅以峘

為劍南節度使蓋峘已受上皇命而肅宗申命之也

見上於彭原延王玢從上皇入蜀追車駕不及上皇

怒欲誅之漢中王瑀救之乃命玢亦詣上所考音

白明皇雜錄賀蘭進明之初守北海也城卑不完儲

績於外寇又將至懼資其用進明遂焚之適右寺人

至北海求貨於進明不獲歸以損軍用聞於上遂詔

罷郡守屬延王玢功從上不及遣中使訪之而加刑焉

曾進明卦蜀遇使以訪于路曰王罪不宜及刑願

於路使者感而西又約既至蜀進明言於上曰延王

下之愛子也無兵權以變其心無郡國以騁其志間

道於豺狼乃責其不以時至陛下罪之人復何望臣

恐漢武望思之葉將見於聖朝矣因遽馳使赦之謂

進明曰俾父子如初鄉之力也遂遣進明往靈武道

遇延王進明馳馬亦慰之王望之降車稽首而去蕭

宗謂之曰卿解平原之圍阻賊寇之軍而不以謹口

介意復全我兄弟乃社稷之甲申令狐潮王福德
復將步騎萬餘攻雍丘復扶張巡出擊大破之斬首
數千級賊遁去 房瑄以中軍北軍為前鋒庚子至
便橋辛丑一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陳
澤在咸陽縣東其路斜出故曰陳濤斜又宋敵求退
朝錄引唐人文集曰唐宮人墓謂之宮人斜四仲遣
使者祭之然則陳濤斜者豈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
亦因內人所藉地而名之邪 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
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

房瑄車
戰敗于
陳濤斜

焚之人畜大亂東魏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

者數千而已南軍且壽揚

希文劉貴者皆降於賊上聞瑄敗大怒李泌為之營

救為于上乃宥之待瑄如初以薛景仙為關內節

度副使康家使回紇見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上卷九月敦徒

固懷恩皆來見上於彭原見賢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

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加未尹子奇圍河間四

十餘日不下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球

將萬二千人救河間思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

真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州太守李暉赴淇水死作起

死河思明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樂安即時舉郡降

樂安郡隸州景城既陷樂安孤絕即又使其將康沒

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兵未至顏真卿知力不敵于寅

奔郡渡河南走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陷

之清河郡具州博平郡博州考異曰河洛春秋云

從肅宗蔡希德引兵攻具州具州陷攻博州五日城陷今

實錄思明引兵圍烏承恩於信都承恩降親導思

明入城交兵馬倉庫馬三千匹兵五萬人信都郡冀

饒陽裨將東鹿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將即亮屬

大... 卷... 三...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饒陽郡本鹿城縣天寶十五載更名劉昫曰東鹿漢

安定侯國今縣西七里故城是也齊周為安定縣隋

改曰鹿城明皇以安祿山反改常山之鹿泉曰賊攻

獲鹿饒陽之鹿城曰東鹿以厭之復扶又翻

饒陽彌年不能下饒陽受攻事始二百七十七卷天寶

秋前云賊攻深州經月不下後云興戰守彌年而城

沈轉固蓋前云經月者今次攻城也後云彌年者并

計前後也及諸郡皆陷思明并力圍之外救俱絕太守

李系窘迫赴火死守式又翻城遂陷思明擒興立於

馬前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

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張興志在必死願

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

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關河盡炭生人犬交

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僕有短策足下

能聽之乎足下所以從賊主富貴且譬如鸞巢于幕

引左傳吳言豈能父安何如棄間取賊間古翻轉禍為福

長尊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命張於木上鋸殺之詈

不絕口以至於死如史所云則河北二十四賊每破

一城城中衣服財賄婦人皆為所掠男子壯者使之

負擔擔都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戲殺之祿山初以卒

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按史思

李相持於常山博陵祿山蓋屢益其兵及郭李入并

際思明乃能下河北此蓋逆黨稱其才而史不削耳

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尹子奇

賊下河北

張興死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將五千騎度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

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邏郎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

城下子竒聞之遽引兵歸十二月戊午回紇至帶

汗谷新書作呼延谷蓋語轉耳汗音寒與郭子儀軍合卒西與同羅

及叛胡戰於榆林河北榆林郡勝州大破之斬首三

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子儀還軍洛交州洛交郡本郡

元年更上命崔渙宣慰江南兼知選舉今狐潮

帥眾萬餘營雍丘城北帥讀張巡邀擊大破之賊遂

走永王璘幼失母璘郭順儀之子也順儀早死為上所鞠養常

抱之以眠從上皇入蜀上皇命諸子分總天下節制

事見上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為不可不聽璘

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璘

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璘生長深宮不更人事

子震城王瑒有勇力好兵有薛鏐等為之謀主長知

更上翻錫徒古翻又音以為今天下大亂惟南方

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數千里宜據金陵康曰楚威

鎮王氣故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觀

于蜀璘不從江陵長史李峴辭疾赴行在璘將稱兵

其禍上召高適與之謀適陳江東利害且言璘必敗

之狀十二月置淮南節度使鎮廣陵等十二郡以適

為之置淮南西道節度使領汝南等五郡以來瑱為

淮南節度使領揚州廣陵郡楚州山陽郡滁州全

同安郡光州七陽郡壽州淮南郡廬州合肥郡舒州

節度使領蔡州汝南郡鄭州漢陽郡凡十二淮南西道

州七陽郡申州義陽郡已上皆據新書方鎮表但義

陽七陽已屬淮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隣表至

南節度當考德二載置江東防禦使治杭州蓋謂浙江之東也韋

陟所節度者蓋江南東道也其巡屬兼有浙東西及

昇宣歙諸州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大

守薛原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百里廬舍林木皆

盡暮年救兵不至祿山使向史那承慶益兵攻之晝

夜死鬪十五日城陷執原堅送洛陽祿山縛於洛濱

木上凍殺之上問李泌曰今敵疆如此何時可定

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翻此豈

有雄據四海之志邪音耶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

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

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

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

已張忠志即安忠志此時已復舊養父之姓今若令

李光弼自太原出并陞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

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力

丁翻陞音刑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

離力智翻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華戶化翻使兩京之道常通陞
 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
 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
 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
 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
 塞北出使長扶又翻又音如字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
 范陽使欲使建寧自靈夏並豐勝雲朔之塞直擣媯
 擊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
 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使肅宗用必策史思明上悅
 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俊謂泌

永王璘 謀反

曰先生舉俊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
 生除害姊大計翻惡為子偽翻俊從甘翻泌曰何也俊以良娣為
 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為先俊不
 從 甲辰永王璘擅引兵東巡泚江而下軍容甚盛
 然猶未露割據之謀吳郡太守兼江南東路來訪使
 李希言言翻使疏吏翻方諱璘怒分兵遣其將渾惟明襲希
 言於吳郡將即亮翻李廣琛襲廣陵長史淮南來訪
 使李成式於廣陵琛丑林翻廣陵郡璘進至當塗希
 言遣其將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閻敬之將兵拒之

十六

通鑑

三

當塗本漢丹楊縣地晉分丹楊置於湖縣成帝以江北當塗縣流人寓居于湖乃改為當塗縣仍舊置淮南郡隋廢淮南郡以縣屬丹楊郡唐屬宣城郡丹徒縣帶潤州丹楊郡唐未嘗以丹徒名郡徒當作揚守

李成式亦遣其將李承慶拒之璘擊斬敬之以

會於安陸結盟誓衆以討之韋陟蓋赴鎮中道聞變遂會於安陸降戶江翻

于闐王勝聞安祿山反命其弟曜攝國事自

將兵五千入援闕徒賢翻上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乃置杞州築城

於雍丘之北元令力丁翻雍丘唐初置杞州自觀以絕

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河

南節度使魏王巨川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

濟陰陷于賊東平郡鄆州濟子禮翻賊將楊朝宗帥

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管翻巡遂拔雍丘東守

寧陵以待之師讀曰率范成大北使錄始與睢陽太

守許遠相見是日揚朝宗至寧陵城西北巡遠與戰

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塞汴而下音睢

賊收兵夜遁維守式又翻賊收兵夜遁塞悉則翻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

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魏王巨川請空名告身及賜物

巨唯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

巨巨竟不應使疏更翻將即是歲置北海節度使

領北海等四郡登州青州北海郡密州高密郡上黨節

度使領上黨等三郡長平郡沁州上黨郡澤州與平節度

使領上洛等四郡鳳翔郡上洛郡金州安康郡岐州

當考鳳翔郡郿縣東原先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

宣威制勝金天天成等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軍在石堡城北隔澗七里廓州西南百四十里有洪濟橋並天軍其東南八十里有百谷城河州西八十

里索茶川有天成軍西百餘里有雕窠城皆天寶十三載置初林邑王范真龍

為其臣摩訶漫多伽獨所殺盡滅范氏據新書此事在貞觀十九

年通鑑因其改國號環王善之以始事國人立其王

頭黎之女為王女不能治國更立頭黎之姑子諸葛

地謂之環王妻以女王更上衡翻

二載春正月上皇下詔以忠部尚書李麟同平章事

總行百司命崔圓奉詔赴彭原麟懿祖之後也懿祖

大錫太祖之父也安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

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翻扶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

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既稱帝深居禁中夫

將希得見其面皆因嚴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

箠撻閹宦李猪兒被撻尤多舊書曰李猪兒出契丹

點惠祿山持刃盡去其勢血射數升欲死祿山甚左右

人不自保祿山嬖妾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為

安祿山 其父祿山

百丁

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曰兄有所為敢不敬從又謂諸兒曰汝前後受捷寧有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諸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猶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捫枕旁刀不獲舊書曰祿山眼無所見牀頭常有一刀撼帳竿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掘牀下深數尺深式以氈裹其尸埋之誠宮中不得泄乙卯日拜宣言於外云祿山疾亟立晉王慶緒為太子尋即帝位尊祿山為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恐衆不服不令見人慶緒

日縱酒為樂儒奴曰也翻又奴亂翻兄事莊以為御中

大夫馮翊王事無大小皆取決焉厚加諸將官爵以

悅其心將即亮翻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

今欲命建寧專征入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

曰臣固嘗言之矣我事交切須即區處從千容翻必此必翻帥所

靈武即付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

臣請以語廣平郭音耶語廣平亦必未敢當泌出以

告廣平王傲傲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

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做昌六翻謂人子晨省昏定之禮臣

張良姊李
補國諧殺
建寧王侯

何心敢當儲副願侯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

還從宣翻李輔國本飛龍小兒九廐牧五坊禁苑給

又音如字粗閑書計給事太子官上委信之輔國

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姊有寵陰附會之與

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粗坐五

計翻倓徒甘翻數二人諧之於上曰倓恨不得為元

帥不用倓為元帥見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異曰考

鄭侯家傳曰肅宗自馬嵬北行至同官縣食於土豪

季謙家張良姊稱腹痛不能乘馬併小女寄謙家而

去上即位使人迎之迎者或有他說建寧聞而數以

言舊傳曰倓屢言良姊頗專恣與護國連結內外

願動皇嗣未知孰是寶錄新舊本紀皆無倓死在

列傳云倓死明年冬廣平王復兩京然則倓死在

德宗八年也按鄭侯家傳上從容言曰廣平為元帥

又云宗使自彭原迎倓喪於是廣平王倓及李泌

故置於此護國當作輔國於是廣平王倓及李泌

皆內懼倓謀去輔國及良姊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

之禍乎倓曰竊為先生憂之去者呂翻審下偽翻

公在內院未起輔國體肥重因近牀語遂以身壓先

此書王持
宗用之免禍
凡父子嫡庶
間能用此道
者未有不家
國俱榮者也

大九十九

通鑑二百九

十三

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之制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凡唐制食實封者丁之歲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見一百九十五年卷貞觀十三年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構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為子孫之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無所不為鄉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為今之計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士以賞功臣則

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於

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

異音扶過古未翻考

與上論封爵之事因曰若臣者受賞與它人異上曰何故公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要為陛下惟怪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上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皆令先公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上至至保定郡先公以本院寐上來入院不令人驚登牀捧先公首置於膝上久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睡了剋復効在何時還朕可也欲起謝恩持之不許對曰當知郡名必保定矣此近戲謔今不取上聞安西北庭及拔汗那

大食諸國兵至涼鄯甲子華保定

保定郡本涇州安

鄯音善又

丙寅劔南兵賈秀等五千人謀反將軍

帝元慶臨印太守柳奕討誅之

臨印郡印州印渠

李光弼
史思明於
太原

河西兵馬使蓋庭倫蓋庭倫與武威九姓高胡安門物

等殺節度使周泌泌使流必翻聚眾六萬武威大城之

中小城有七武威郡京州治姑臧舊城旬奴所築

四城箱各千步并舊城為胡據其五二城堅守支度

判官崔稱與中使劉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

平之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

同半廷介自范陽引兵共十萬寇太原行立剛翻博陵郡定州蔡

希德自上黨下太行道也高秀巖為賊守大李光弼

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團練烏合之眾不滿萬人思

明以為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

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

四十里太原都城左汾右晉階丘在中長四千三百

一百五十三步宮城在都城西北周二千五百二十

步汾東曰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勣所築兩城之

間曰中城武后築以合東城周四十里者止言都城耳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

敵先自困也師讀曰率擊古眾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

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環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

於山東以胡兵二千衛送之至廣陽廣陽漢上艾縣後漢改石艾縣

天寶元年更名屬太原府并陞關在其別將慕容溢

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

勇

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趣七喻翻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

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

技皆取之隨能使之入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善

穿地道安邊軍在蔚州與唐縣蔚州有銅冶賊於城

下仰而侮言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

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

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其賊初逼城急光弼作

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

退營於數十步外退營於礮所不能及之地賊心貌翻圍守益固光弼

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為備光弼使穿地

道周賊營中搆之以木搆音章後翻柱也至期光弼勒兵在城

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屬之俄而

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眾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

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

德等圍太原慶緒以尹子奇為汀州刺史河南節

度使甲戌子奇以歸檀及同羅奚兵十二萬趣睢陽

歸檀當作歸州也唐人雜史多有作歸檀者蓋誤也趣七喻翻睢音錐許遠告急于張

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自寧陵東至雅巡有兵三

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眾逼城巡督勵將

張許守

睢陽

十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令凡十六日擒賊將六

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眾氣自倍遠謂怨曰遠懦不

習兵將即亮翻懦故又如亂翻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公請

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為于為翻修戰具居

中應接而已戰鬪壽書一出於巡賊遂夜遁郭子

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河東郡

河東進兵攻取潼關則兩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于

五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

為內應初平盧節度使劉正臣自范陽敗歸事見

上安東都護王玄志為殺之祿山以其黨徐歸道為

平盧節度使玄志復與平盧將李希逸襲殺之傳

又遣兵馬使董秦將兵以韋茂度海與大將田神功

擊平原樂安下之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以秦為平

原太守茂音伐秦將即亮翻二月戊子上至鳳翔

郭子儀自洛交引兵趣河東宋白曰鄆州洛交郡

魏為東秦州又改為北華州廢帝改為鄆州取鄆時

為名隋自杏城移治五交城天寶改洛交郡治洛交

縣取洛水之交分兵取馮翊馮翊郡同州兼取蒲同

也趣七喻翻已丑夜河東司戶韓旻等翻河東城迎官軍

制賊賊近千人近其崔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攻城且

郭子儀平河東

新志戶曹司戶參軍事掌戶籍計帳道路過所蠲殺

拒官軍于儀擊破之乾祐走于儀追擊之斬首四千

級捕虜五千人乾祐至安邑安邑縣時安邑人開門

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殪計翻乾祐未入自白逕嶺

亡去白逕嶺在遂平河東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

西安西西域之兵皆備涇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淮

庸調沂漢而上上自散關通表成都信使駱驛往來

不絕日駱驛使長安人開山車駕至從賊中自按而來者日

夜不絕西師賊息既定賊去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

之衆如前策並塞果北自歸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

業已集庸調亦至當棄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

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凡以此衆直取

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彊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

曰何也對曰今所持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

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

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

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

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尙相吏

又翻後果不若先用之於塞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

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言急於復兩

不能待此決矣言決不能從關內節度使王思禮

軍武功兵馬使郭英又軍東原王難得軍西原武功

之東原西原也蜀諸葛亮駐師之地使疏吏翻丁酉吳季守忠等寇武功郭英

又戰不利矢貫其頤而走王難得望之不救亦走思

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

大駭戒嚴李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

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安慶緒以史

思明為范陽節度使兼領恒陽卑事封媯川王唐會要

陽軍置於恒州郭下恒口登翻媯居為翻以牛廷介為安陽軍事時慶緒分兵屯

鄴郡安陽縣因所屯張忠志為晉山太守兼團練使

鎮井陘口餘冬人歸舊任募兵以禦官軍守式又翻

力丁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

兵據富具益驕橫光惡萬翻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

不能制為思明殺慶緒張本戊戌求王璘敗死璘離珍翻

紀傳實錄唐曆言不見璘敗在何處若在當塗不應

登城望見山步楊子李白求王東巡歌云龍盤虎踞

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又云初從雲夢開朱邸更

取金陵作小山如此似已據金陵但於諸書別無所

見疑未敢質余詳考下文璘所登以望瓜步楊子

者蓋登丹楊郡城也璘自當塗進兵擊斬丹楊太守

節次其黨薛鏐皆伏誅時李成式與河北招討判官

李銑合兵討璘銑兵數千軍于楊子楊子本為鎮屬

鎮置揚子縣即今真州治所成式使判官裴茂新書作裴茂將兵三千

永王璘敗

今真州治所

軍于瓜步廣張旗幟列于江津璘與其子瑒登城望

之始有懼色李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

命未集人謀已墮不如及兵鋒未交早圖去就死於

鋒鏑永為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奔

廣陵渾惟明奔江寧是年以丹楊之江寧縣置吳州江寧郡馮季康奔

白沙今真州治所唐之白璘憂懼不知所出其夕江

北之軍多列炬火光照水中一皆為兩璘軍又以火

應之璘以為官軍已濟江遽率家屬與麾下潛遁及

明不見濟者乃復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復扶成式

將趙侃等濟江至新豐新書曰新豐陵及其地在璘

使瑒及其將高仙琦將兵擊之侃等逆戰射瑒中肩

射而亦翻璘兵遂潰璘與仙琦收餘眾南奔鄱陽

郡饒收庫物甲兵欲南奔褚表江西采訪使皇甫侁

江西江南西道也建從遣兵追討擒之潛殺之於傳

舍傳張瑒亦死於亂兵侁使人送璘家屬還蜀上曰

侁既生得吾弟何不送之於蜀而擅殺之邪遂廢侁

不用 庚子郭子儀遣其子旻及兵馬使李韶光大

將王祚濟河擊潼關破之考異曰實錄三月朔方

潼關分陽家傳云正月二十八日使宗子懷文潛募

郭俊苟文俊入河東構忠義與大軍約期以翻城公乃進軍出洛交分兵收馮翊二月十一日郭俊等同

大軍將至中夜舉火剋斬幽檀勁卒千人桂乾祐尋

自領馬步五千伏於關城北廢府遂以三千兵攻城
先擊之賊大破遂焚橋我軍陷之而滅乾祐弃關城
尋白涇嶺而逸遂收河東郡舊子儀傳曰二年三月
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保蒲津時永樂尉趙
復河東司戶韓曼司士徐元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
蒲州四人密謀伺王師至則為內應及子儀攻蒲州
趙復等斬賊守陴者開門納子儀乾祐與麾下數千
人北走安邑百姓為降乾祐兵入將半下懸門擊之
乾祐未入遂得脫自東走子儀遂收陝郡永豐倉自
是潼關之無復寇鈔唐曆云子儀收蒲州又襲下
潼關按潼關在河東馮翊之南若未破河東馮翊安
能先取潼關又實錄云二月取河東而下復載二月
成戌以後事與舊傳皆誤也今從汾陽傳及唐曆
斬首五百級安慶緒遣兵救潼關郭旣等大敗死者
萬餘人李韶光王祚戰死僕固懷恩抱馬首浮度渭
水退保河東考異曰汾陽家傳云偽關西節度安

王仲昇陳於永豐倉南及暮百戰斬一萬級李韶光
王祚決戰而死唐曆子儀襲下潼關及同州盛兵
關以守之賊將李歸仁來救子儀戰大敗死者萬餘
衆退守河東歸仁遂攻陷同州刺史蕭瑋死之盡
城中舊僕固懷恩傳云懷恩退至渭水無舟楫抱馬
以度存者僅半奔歸河東按子儀不得馮翊則西
不通後奉詔赴鳳翔歷馮翊而去則馮翊不陷也
關者兩京往來之路賊所必爭也子儀若不敗則河
以奔潼關而不守今參
取衆書可信者存之
二月辛酉以左相韋見素

為左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冕為右僕射並罷
政事初楊國忠惡憲部尚書苗晉卿惡鳥安祿山之

反也請出晉卿為陝郡太守兼陝弘農防禦使兼二

晉卿固辭老病上皇不悅使之致仕及長安失守

晉卿潛竄山谷上皇鳳翔手敕徵之為左相軍國大

務悉咨之。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謂識祿山有反相也。事見二百

十四卷開元為之流涕。為于偽翻遣中使至曲江祭之。九張

齡韶州曲江人使疏吏翻宋白曰曲江縣以滇水為名厚恤其家。尹子奇

復引大兵攻睢陽。復扶又翻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

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命膏草野。膏居號翻而賞不酬

勳。以號王巨斬告身不與賜物怒將士以此痛心耳

將士皆激勵請奮巡遂推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

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帥讀曰率

陳讀曰陣賊乃大潰斬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二千餘人。逐

之數十里。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

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不輟。辛未安守忠將騎二

萬寇河東郭子儀擊走之。斬首八千級捕虜五千人。

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音寄翻夏四月顏真卿自荆襄北詣鳳翔

為憲部尚書。憲部刑部尚辰羊翻上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

兵馬副元帥。帥所類翻考異曰唐曆四月子儀為

帥按鄴侯家傳廣平在靈武已為元帥唐曆誤也。使將兵赴鳳翔。將即亮翻

庚寅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三原本漢地後

魏置三原縣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主仲子連釋之。李若幽。考

汾陽家傳作桑伏兵擊之於白渠。留連橋殺傷略盡。

歸仁游水而逸所開因名若幽神通之玄孫也安淮

王神通隋義寧初起兵應高祖子儀與王思禮軍合於西渭橋進屯

西渭橋唐都長安跨渭為三橋東曰東渭橋中曰中渭橋西曰西渭橋程大昌曰秦漢唐架渭者凡三

十二里者名中渭橋秦始皇造在萬年縣東南四十二里者為東渭橋不知始於何世水經注渭水出社

陵之樊川過漢長安城西而北注于渭音決安

守忠李歸仁軍於京城西清渠程大昌雍錄有漢唐要地參出圖唐京城

西有漕渠南出豐水逕延平金光二門至京城西北角屈而東流逕漢故長安城南至芳林園西又急而

北流入渭清渠在漕渠之東直秦相守七日官軍不

進五月癸丑守忠偽退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

千為長蛇陣陳讀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

官軍大潰判官韓液監軍孫知古皆為賊所擒軍資

器械盡棄之子儀退保武功監古術翻考異曰子

李歸仁領八萬兵屯於此明帥安守忠

渠之側公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斬首二萬級六日

兵至又陣于清渠我師照續以冒暑毒中外戒嚴是

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

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

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

王者信牒者未有告身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

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恐其潰

郭子儀敗於清渠

一通繯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
 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衣於名器之濫
 至是而極焉 房瑄性高簡時國家多難難日而瑄
 多稱病不朝謁朝直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庶子劉秩
 諫議大夫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
 蘭以是大招權利御史奏庭蘭贓賄丁巳罷瑄為太
 子少師房瑄既敗師而不思補過以諫議大夫張錫
 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為道場於
 內殿夜誦佛鑄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安人未聞
 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飯扶 庚申上皇追冊上

母楊妃為元獻皇后初入中官為良媛實生上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吳守南陽賊將武令珣出承嗣
 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直斃數百餓死者相枕藉
 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宣慰以宦官而為將軍故謂之宦官
 軍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
 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是年夏四月顏真卿已自荆襄北詣靈武曹日
昇之至襄陽蓋在四月之前 日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為
 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遂則一城之心固矣
 日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銳不敢逼城中自謂望絕
 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為之至襄陽取糧復扶以千

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過是在圍中凡周歲

去年五月賊圍南陽

至是周歲

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城帥餘兵數

千突圍而出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

還

帥讀曰率還音旋又如字

時賊欲南侵漢賴吳扼其衝要南

夏得全

夏戶雅翻

司空郭子儀詣闕請自貶以清渠甲

子以子儀為左僕射

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

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連日儆

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

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

南姓也周有南仲南遺

郎將

雷馬春等十餘將各將一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

至子奇麾下營中士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

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刻蒿為矢

射而亦翻下雲射同

刻以冉翻削也

中者喜

仲翻

謂巡矢盡

白子奇乃得其狀

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

息浪翻居依翻

子奇乃收

軍退還

六月田乾真圍安邑會陝郡賊將楊務欽

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

諸將不同己者翻城來降乾真解安邑遁去將軍

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

王去榮富平人

上以其善用

礮壬辰赦免死以白衣於陝郡效力

時陝郡新復介居兩京之間賊

所必攻也上欲免去榮之死而收其力用而不計其

懷國法也考異曰實錄云於河東承天軍効力據

賈至集陝郡中書舍人賈至不即行下下遐嫁翻上

也今從之表以為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易曰臣弑其君子弑

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易坤卦文

若縱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不

可守然則它無去榮者何以亦能堅守乎陛下若以

礮石一能即免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技渠其德

寔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復扶若止捨

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誘

酉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

不亦其傷益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烏有逆於此

而順於彼亂於富平而治於陝郡悖於縣君而不悖

於大君歟夫音扶去榮縣民也縣令則其君也大君

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下

其事令百官議之嫁翻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為

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猶不敢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

人主也過古木翻去榮既殺人不死則軍中凡有技

能者亦自謂無憂所在暴橫技渠綺翻為郡縣者不

亦難乎陛下為天下主愛無親踈得一去榮而失萬

姓何利之有於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唐初房玄齡

十惡之條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謀

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

大逆

曰不義十日內亂犯十惡者不得依議請之例其不
義之條注曰謂殺本屬府主刺史縣令見受業師吏
卒殺本部五品已上官長及聞夫喪而陛下寬之王
匿不舉哀若作樂釋服從吉及改嫁

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理

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養戰

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邪夫音扶少始今陝郡雖

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則海內無憂不克况陝郡乎無

法則陝郡亦不可守得之何益而去榮末技陝郡不

以之存亡王法有恩無國家乃為之輕重此臣等所以

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陝失冉翻至曾

之子也賈曾見二十一日十南充土裏何滔作亂執本

郡防禦使楊恭魯南兖郡劔南節度使盧元裕發兵

討平之使疏秋七月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克高

密琅邪殺賊二萬餘人邪音戊申夜蜀郡兵郭千

仞等反六軍兵馬使陳玄禮劔南節度使李岷討誅

之岷胡壬子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

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睢音雖復扶又號王巨以

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濮博木翻遠固爭之不能得

既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

人廩米日一合廩當作稟音筆錦翻給雜以茶紙樹

皮為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復扶睢陽將士死不

賊圍睢陽

大... 卷之六

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飢

病不堪鬪遂為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賊為

雲梯勢如半虹杜佑曰以大木為梯下置六輪上立

枕相去四尺勢微回遶互相檢飛於雲間以窺城置

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雷翻欲令騰入巡豫於

城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

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挂之使不得進一穴中

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盛時征龍

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折而設翻

兩戰上居之以四尺許上自是上以義西鉤之所

及莫不崩陷巡以太末置連鑲鑲末置大銀搨其

鉤頭揚叶益翻以革車按之入城截其鉤頭而縱車

令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鑲賊

又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為磴道鄧翻欲登城巡

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松明者松

可燎之以為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

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巡之

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

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復扶又翻巡亦於內作壕以

拒之丁巳賊將安武臣攻陝郡楊務欽戰死賊遂

屠陝以孤城介居疆寇之間 崔渙在江南選補冒

濫者衆八月罷渙為餘杭太守杭州餘杭郡隋於餘杭縣置杭州後自餘

杭移治錢唐後又移治柳浦今州城是也餘杭漢江古縣也寰宇記曰禹捨舟登陸於此因名餘杭

東采訪防禦使以張鎬兼河南節度采訪等使代

賀蘭進明靈昌太守許叔冀為賊所圍救兵不至

按衆奔彭城考異曰實錄云按其衆南投睢陽郡按張中丞傳云許叔冀在譙郡蓋叔冀

欲投睢陽為賊所圍遂投彭城譙郡耳今從新紀 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

六百入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守東北遠守西南

與士卒同食荼然不復下城賊士攻城者巡以逆順

說之往往奔賊來降為巡死戰前後二百餘人復扶

為于偽翻 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

明在臨淮漢武帝置臨淮郡後漢明帝更名下邳其

皇十八年廢郡為徐城縣屬泗州下邳郡時泗州治宿預也武后長安四年割徐城南界兩鄉於沙熟淮

口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二年移泗州治臨淮天寶元年更為臨淮郡 皆擁兵不救城中

日蹙巡乃令南霽雲將二十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

淮霽雲出城賊衆數萬遮之霽雲直衝其衆左右馳

射賊衆披靡被翻止亡兩騎既至臨淮見進明進明

曰今日睢陽不知存亡與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

霽雲請以死謝大夫曰睢陽既拔即及臨淮譬如皮

毛相依安得不救進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強留

又死一夫

南霽雲乞師賀蘭

之強其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

雲來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

咽咽烏前大夫坐擁彊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

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鬻落一指以示進

明考異曰韓愈書張中丞傳後云因按所佩刀斷

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

其指曰噉此足矣今從傳傳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

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往往為泣下偽于

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

同將步騎三千人張巡自寧陵入睢陽蓋使廉坦

賊營怪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

救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房瑄為相懸賀蘭

進明事見去載以為河南節度使以許叔冀為進

明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銳

且官與進明等不啻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

疾巡遠功名亦懼叔冀所襲也史言房瑄以私憾

制其肘腋使不敢分兵救巡遠然以進明用許叔冀以

諸將勞力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

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考異曰汾陽家傳閏

代宗錢俾誅元惡詔公為副元帥二十三日肅宗授

實錄九月丁亥元帥領兵十五萬辭出又云戊子回

約葉護至扶風蓋郭子儀以閏月二十三日廣平乃發也 辛未御

史大夫崔光遠破賊於駱谷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

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渭橋殺賊守橋者千人乘

勝至苑門長安苑門也賊有先屯武功者聞之奔歸遇於

苑北合戰殺伯倫擒其送洛陽然自是賊不復屯武

功矣復扶又賊屢攻上黨常為節度使程千里所

敗敗補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上黨郡潞州為程千里被擒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 光 奉

勅編集

後 學 天 台 胡 二音音註

唐紀三十六起 雍周作 醜九月 蓋 著 雍 閻 茂 凡 一 年 有 奇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下

至德二載九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

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收騎退還橋壞墜

斬中反為希德所擒為將者不可恃勇輕脫程千里

勇輕脫之禍也騎奇奇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

也歸語諸將從才用翻善為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

類翻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為

特進囚之客省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

兵以擊賊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

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賚惟

其所欲見賢遍翻丁亥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

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號二十萬發鳳翔俶見葉

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為兄回紇至扶風郭子

儀留宴三日葉護曰國家有急遠來相助何以食為

宴畢即行日給其軍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斛

庚子諸軍俱發壬寅至長安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

之東此皆漢上林苑地也說云豐水出鄠南豐谷

大昌曰香積寺呂圖在子午谷正北微西郭子儀收

長安陳于寺北距澧水臨大川者沉水交水唐

永安渠也蓋寺在澧水之東交水之西也呂圖云在

鎬水發源之北則近昆明池矣子儀先敗于清渠至

此則循南山出都城後據地勢以待之也李嗣業為

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衆十萬陳於

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

官軍却為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趣輜重重直李嗣

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長刀

大正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立於陳前大呼奮擊呼火故翻當其刃者人馬俱碎殺數

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

進身先士卒先悉薦翻所向摧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

其裨將王難得為鳳翔都知兵馬使賊射之中眉皮

垂鄣目難得自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射而亦翻中竹仲翻

軍之後偵者知之騎音寄翻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

懷恩引回紇就擊之翦滅殆盡賊由是氣索索昔各翻盡也

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

斬首六萬級填溝塹死者甚衆賊遂大潰餘衆走入

城迨夜響聲不止擊七艷翻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

俶曰賊弃城走矣請以二百騎音寄翻之縛取安守忠李

歸仁等依昌六翻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

日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

賜我也柰何縱之使復得衆驍堅堯翻將即亮翻復

修復為還為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日也何

俶固止之使還營遠從宣翻懷恩固請往而復

反一夕四鼓起遲明謀至達直二翻守忠歸仁與張

通儒田乾真皆已遁矣廣平王若用僕固懷恩言固不

癸卯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

復西京

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

葉護欲如約廣平王傲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

京若遽停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紇下沒翻為于偽翻下當

為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

拜跪捧王足夷禮以拜跪捧足為敬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即

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漣水

之東過京城南歷安化門明德門啓夏門外遼京城東南角轉北歷延興春明通化三門之外至漣

水漣水出藍田縣境之西北行過白鹿原西又北入于霸水產音產百姓軍士胡虜見

傲拜皆泣曰廣平王真平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

及也傲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傲留長

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東出京城門取洛陽傲昌六翻以太子少

傅統王臣為西京留守少如照翻字式又翻甲辰捷書至鳳翔

百寮入賀上涕泗交頤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入蜀奏

上皇使疏吏翻徒敢翻姓也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

宣慰百姓上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射寅謝翻必毗必翻李泌時從

軍在長安既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

修臣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皇

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柰何泌

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更

孟翻鬼五回翻請留勸進事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

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養羊尚翻上即使泌

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王

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因就泌飲酒同

榻而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

上許之泌掌契鑰見二百十八卷上年九月今付輔國宮禁之權盡歸之矣為輔國專擅張本

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

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娛樂樂音洛奈何遽欲去

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

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

太深臣功太高迹太著比其所比不可留也上曰且

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就臣榻卧猶不得請

異日香按之前乎唐制凡朝口口殿上設黼袞躡席案

前奏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

此豈有如朕而辨殺卿邪是且以朕為句踐也邪音耶

蠡既與越王句踐報吳之恥蠡乃扁舟五湖遺大夫

文種書以為句踐長頸鳥喙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

安樂文種見書遂稱疾對曰陛下不辨殺臣故臣求

歸若其既辨臣安敢復言復扶且殺臣者非陛下也

乃五不可也陛下婦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

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

卿北伐之謀乎謂不從使建寧王自為擅取對曰非

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謂馬嵬勸留及北赴靈武血戰以衛

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事見上卷本年正月月嗣祥吏翻卿不

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謂廣平當然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

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護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為此也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

元帥臣請用廣平事見一百一十八卷元載九月帥所類翻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為忠者相親意陛下以此可察

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孔子之

言朕不欲聞之必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使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

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見二百一卷高宗上元二年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

不聽賢卒死於黔中賢廢見二百二卷永隆元年死見二百三卷武后光宅元年卒黔音禽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

好再摘使瓜稀二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

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識職吏翻記也何必形於外

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搆流言故必言

及之李泌歷事肅代德三朝皆能言人所難言奇士也郭子儀引蕃漢兵

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平陰弘農二郡關東獻

俘百餘人較皆斬之監察御史李勉言於上曰今元

惡未除為賊所污者半天下注以翻鳥聞陛下龍興咸思

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上遽使

赦之冬十月丁未啖庭瑤至蜀壬子興平軍奏

破賊於武關克上洛郡時王難得吐蕃陷西平西

郡鄯州尹子奇父圍睢陽城中食盡議奔城東走張

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奔之去賊必乘

勝長驅是無江淮也若異曰唐以全江淮為巡遠功按

江准繞出其外睢陽豈能障賊畏巡為後患不滅巡則不取越過其南耳且我

眾飢羸走必不遠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謂春秋

盟有急則以心密邇羣帥乎羣帥謂張錫尚衡許不如

堅守以待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

又盡巡出妾殺以食士史食祥遠亦殺其奴然後括

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

所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

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

為厲鬼以殺賊鬼無所歸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尹子

張許二公

意如此故難

力屈而不降

食人而不恤

韓白然云救

逐江准道

賊勢是實

錄後人不

得議之

本六千八百人

加寧陵千餘

人今止存四百

矣

賊陷睢陽

張巡及南

霽雲雷

春等死

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骨何也皆疾智翻又才

巡曰吾志云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

之決翻所餘纔三四子奇義其所為欲活之其徒曰

彼守節者也終不為用且得士心存之將為後患乃

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傳曰魏王巨

之走臨淮巡有妹嫁陸氏無巨勳勿行不納賜百緡

弗受為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氏家姑先巡被害按巨

在彭城若走臨淮陸氏在睢陽城何以得遮之今不取巡且死顏色不亂揚揚

如常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

中居人亦日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

後大小戰凡四齣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

法教戰陳今本將各以古法教之本將謂本部之人

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寒合鳥散變態不恒數

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徑在於呼吸之間而動靜

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

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

戰不亦可乎自與兵器械甲以皆取之於敵未嘗自

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立於前取所謂將士曰我不離

此離力汝為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

為于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

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

張鎬代賀蘭進檄浙東

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

按新書方鎮表浙東浙西明

東李希言在

浙西皆非節度使時崔渙在浙

尚為賊將能

元皓所據然去年已置北海節度使是

雖未復北海

而及譙郡太守閻丘曉使共救之曉素

已置北海帥

矣

傲很不受鎬

比鎬至必利

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

州刺史新傳作濠州刺

曉校殺之

考異曰舊傳作臺

遠亳州與睢

州刺史新傳作濠州刺

張通

州刺史新傳作濠州刺

等收餘衆走保

陝走保陝

安慶緒悉

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

發及洛陽

其御史大夫嚴

軍并舊兵

少騎猶十五萬

廣平王至曲沃

此非春秋至

農縣東十三里有好

回紇華護使其將軍鼻施吐撥

裴羅等引軍

旁步浪翻郭子儀

等與賊遇於新店

據舊書新店

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

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

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尸蔽野嚴莊張通儒等奔陝

東走廣平王俶郭子儀入陝城僕固懷恩等分道追

之嚴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庚申夜慶緒帥其黨自

苑門出東都苑

走河北

考異曰實錄無新店戰日

許遠死節

收東京

李泌歸衡山

遇賊大破之逐北五十餘里人馬相枕藉器械戈甲
 自陝至洛城委弃道路無空地庚申慶緒走其夜自
 東都苑門帥其眾黨在河北壬戌元帥廣平王與子
 儀收陝郡汾陽家傳九月安慶緒自洛疾使諸將至
 陝兼收敗卒猶十五萬十月四日於陝西依山而陳
 彼則憑高下擊此乃進軍上衝賊屹立不動公使偽
 退引令下山使回紇驀澗走險以襲其背賊乃敗績
 斬九萬級擒一萬人汾陽家傳十月四日破賊於陝
 西八日收洛陽年代記十月己未破賊于新店辛酉
 慶緒聞軍敗率其黨投相州舊紀庚申慶緒奔河北
 壬戌廣平王入東京新紀戊申敗賊新店克陝郡壬
 子復東京按陝洛之間幾三百里汾陽傳新紀太早
 實錄壬戌收陝郡太晚
 今從年代記幸蜀記
 殺所獲唐將可舒翰程千里
 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考異曰實錄舊
 送洛陽與哥舒翰程千里俱囚於客省自及安慶緒敗
 度河北走使嚴莊皆害之張中丞傳相里造謀曰唐
 故御史中丞張許二君以守城睢陽時張君遇害許
 君為羯賊所擒求死不得降暹至偃師縣亦被兵焉

今從之 壬戌廣平王倣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倣遣之

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成都使

還此還者吹庭上皇誥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

復來矣復扶又翻上憂懼不知所為使使者至此奉

賀表中使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彷彿不能食

欲不歸及羣臣表奏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定

行歸京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泌求歸山不已

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衡山在衡陽郡衡山

漢武帝以霍山為南嶽隋文帝以衡山衡山在衡陽郡衡山

築室於山中為干給三品料 癸亥上發鳳翔遣大

大三子附

卷一百一

仁忠

子太師韋見素入蜀奉迎上皇 乙丑郭子儀遣左

兵馬使張用濟右武鋒使渾釋之將兵取河陽及河

內嚴莊來降陳留人殺丑子竒舉郡降田承嗣圍來

瑱於潁川亦遣使來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與

武令珣皆走河北走音奏 考異曰舊唐書吳傳云吳

又令田承嗣攻之下又云王師收兩京承嗣令珣奔

河北唐曆慶緒據鄴武令珣自唐鄧至吳傳云武令

珣死制以瑱為河南節度使 丙寅上至望賢宮錄

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蹈口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

明宮高宗成亨元年改邊非不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

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含元殿東

當丹鳳搏膺頓首請罪環之以兵環音使百官臨視

之太廟為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

蜀郡 安慶緒走保鄴郡改鄴郡為安成府改元天

成考異曰唐曆曰改元天和前門紀亂曰改元至

成與實錄年號不同紀年通譜兩存之今從實錄

從騎不過三百步步不過千人諸將阿史那承慶等

散投常山趙郡范陽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

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

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復扶 廣平王俶之

弘治二年

盜二百三

監生裴鳳錄

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做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

已巳崔器令詣朝堂請罪此東內之朝堂也在含元殿左右左曰東朝堂右曰

西朝堂朝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

其府縣所由祇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皆收繫之

所由人有所監典祇承人聽指呼給使令而已初汲郡魏濟有操行隱居青

巖山五代志汲郡隋興縣有蒼巖山隋興縣唐時安

祿山為來訪使奏掌書記此天寶間事濟察祿山有異志

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

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

緒亦使人強昇至東京強其月餘會廣平王俶平東

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上時做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

三司時令三司按受賊官爵者因館濟於三司署舍使受賊官爵者羅拜之館音貫令受賊

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愧受賊官爵者之心以濟為秘書郎

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為考功郎

中知制誥壬申上御丹鳳門下制士庶受賊官祿為

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或所居密近

因與賊往來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為賊所汚者

勿問東內端門曰丹鳳門樓曰丹鳳樓首手又翻汚烏故翻癸酉回紇葉護

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於長樂驛長樂驛在滄上

與宴於宣政殿自含元殿入宣政門為中朝也葉護奏以軍

弘治二年 一監生裴鳳錄

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沙苑在馮翊渭曲李吉甫

同州馮翊縣南十二里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余靖曰唐沙苑監今之同州少詩沼翻自歸取

馬遠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為于上賜而遣之十

一月廣平王倣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子儀曰君之

家國由卿再造勞力到翻張鎬帥魯吳來瑱吳王祗李

嗣業李奐五節度徇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惟能元

皓據北海高秀巖據大同未下能奴代翻姓也北海屬河南道太同屬河

東道已丑以回紇葉護為司空忠義王歲遣回紇緡

二萬匹遺于使就朔方軍受之以嚴莊為司農卿

上之在彭原也更以粟為九廟主禮虞主用桑練主用粟作粟主

則理桑土上上幸蜀九廟之主庚寅朝享於長樂殿

委之賊手故及呂圖皆無之以下文上皇入大明

宮御舍元殿亦在大明宮蓋在長樂門內丙申上皇至鳳

翔從兵六百餘人從才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都庫上

發精騎三千奉迎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

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釋黃袍著紫袍望

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

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為上著之著陟略翻

勝音升索山容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

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

上皇至西京

之父老在仗外呼且拜上令開仗車駕所在縱千

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睹二聖相見死無恨

矣又復扶上皇不告居正殿正殿也曰此天子之位也

上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上品嘗而薦之

必嘗而後進丁未將發行宮上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上

皇上馬上親執鞚行數步為于偽翻鞚苦貢翻

執轡出宮門上皇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

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

為天子父乃貴其左右皆呼萬歲痛自刻責以謝天

下乃以為天子父之貴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開

門長安城西面御令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

九廟主慟哭久之音即日幸與慶宮遂居之上累

表請避位還東宮皇不許辛亥以禮部尚書李

峴兵部侍郎呂譔為詳理使與御史大夫

崔器共按陳希烈守獄峴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為

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譔器之刻深而

峴獨得美譽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

山同反及李林甫土錡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方廣

平王俶為楚王加鄂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缺戶公

六翻按舊傳光弼檢校司徒耳實錄誤也自餘蜀郡靈武

考異曰實錄光弼舊守司徒

扈從立功之臣用從皆進階賜爵加食邑有差李愬

盧弈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

皆加贈官差初翻愬持陵翻李愬盧弈蔣清以守

巡以守唯陽死介然以守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

二載復也載祖郡縣來載租庸三分蠲一近

所改郡名官名一依故事天寶元年改兩省長官為

京鳳翔為西京以京為中京以蜀郡為南

以張良娣為淑立皇子南陽王係為趙王新城王

僅為彭王穎川王儻為兖王東陽王佖為涇王儻為

襄王佖為杞王德為召王召王佖為興王佖為定王計翻大

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

傳表上之睢音雖為子以為巡以寡擊眾

以弱制彊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謂張

師至而睢陽之城已陷三日也巡之功大矣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

愚巡以守死以巡食人為巡善過惡揚錄瑕弃用臣

竊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

盡食既盡而及人乘其素志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

食人之心損數百之眾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况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難難日翻不睹休明唯有令

名是其榮祿若不特紀錄恐遠而不傳使巡生死不

遇誠可悲焉臣敢撰傳一卷獻上乞編列史官衆議

由是始息是後赦令無不及李愬等而程千里獨以

生執賊庭不沾褒贈史言唐褒忠之典有遺恨甲子上皇御宣

政殺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上不敢受傳國寶見二百

卷八安慶緒之北走也謂自東京北走度河其大將北

平王李歸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羅六州胡數萬人皆

潰歸范陽所過俘掠人物無遺史思明厚爲之備

使逆招之范陽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羅不

思明縱兵擊之同羅大敗悉奪其所掠餘衆走歸其

國慶緒忌思明之彊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

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耿仁智蓋爲范陽節度判官說思明曰大

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願一言而死思明曰何也仁

智曰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者迫於凶威耳今唐室

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歸之帥讀此轉禍爲

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玘亦說思明曰今唐室再造慶

緒葉上露耳朝日一出葉上之露即大夫柰何與之

俱亡若歸欵朝廷以自湔洗易於反掌耳易以思明

以爲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考異曰舊傳云二千騎今從

錄實至范陽思明悉眾數萬逆之相距一里所使人謂

承慶等曰相公及王遠至將士不勝其喜勝音然邊

兵怯懦懼相公之眾不敢進願弛弓以安之承慶等

從之思明引承慶入內廳樂飲樂音別遣人收其甲

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願留者厚賜分隸諸營明

日囚承慶等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

兵八萬來降十三郡范陽北平媯川密雲漁陽柳城

并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乙丑子

昂至京昂恩受命入幽州陳禍福思明乃有表今在

考異曰河洛春秋乾元元年四月昂為承

恩命入幽州陳禍福思明乃有表今在

昂至京昂恩受命入幽州陳禍福思明乃有表今在

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考異曰河洛春秋及舊傳皆

陽節度使兼河北采訪使思明子七人皆除顯官遣

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斷使將所部兵討慶

緒將即先是慶緒以張忠志為常山太守先悉思明

召忠志還范陽以其將薩寧攝恒州刺史開井陘路

開太原兵自井路招趙郡太守陸濟降之命其子朝義

將兵五千人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為博州刺

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

傳曰思明斬承慶按實錄明年二月承慶守忠遣人

齎表狀歸順舊郭子儀傳明年七月破賊河上擒安

守忠以獻則此際未死也蓋二人上大喜以思明為

既被拘則降於思明後為之用耳

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考異曰河洛春秋及舊傳皆

陽節度使兼河北采訪使思明子七人皆除顯官遣

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斷使將所部兵討慶

緒將即先是慶緒以張忠志為常山太守先悉思明

召忠志還范陽以其將薩寧攝恒州刺史開井陘路

開太原兵自井路招趙郡太守陸濟降之命其子朝義

將兵五千人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為博州刺

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

傳曰思明斬承慶按實錄明年二月承慶守忠遣人

齎表狀歸順舊郭子儀傳明年七月破賊河上擒安

守忠以獻則此際未死也蓋二人上大喜以思明為

後魏置安州治方城唐檀州即其地也唐無安州雖相
州在河北或者安史以莫州文安郡為安州雖相
州未下謂安慶緒河北率為唐有矣因史思明降史

上皇加上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郭

子儀還東都經營河北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

背國從偽準律皆應處死上時掌翻皆蒲上欲從之

李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陞

下親戚或勲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

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

新之路若盡誅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

脅從罔理書亂征之辭上李峴謹器守文不達大體惟

從賊官六等定罪

陛下圖之爭之累日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

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壬申斬

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劉昫曰獨柳

城西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

京兆府門上欲免張均張洵死上皇曰均洵事賊皆

任權要均仍為賊毀吾家事為于偽翻罪不可赦上

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上皇之為太

主恩之東宮左右持兩端織悉必聞於主元獻揚后

方振上皇不自安密語侍讀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

多子奈何命說挾劑而入上皇於曲室自焚之夢若

也乃止遂生帝及帝在東宮李林臣不能活均洵使

死者有知何面目見說於九泉因俯伏流涕上皇命

左右扶上起曰張均為汝長流嶺表張均必不可活

汝更勿救上泣而從命考異曰柳程常侍言旨云

兄皆與逆賊作權要官中張均更與賊毀阿奴三

哥家事雖大燕之不若也其罪無赦肅宗下毀印頭

再拜曰臣比在東宮彼人誣譖三度合死臣皆張說保

護得全首領以至今日說兩男一度合死臣皆張說保

羊儻死者有知臣亦何面目見張說於地下嗚咽府

伏太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與阿奴更置張

均宜長流遠惡處張均宜奔市何奴更不要苦救這

賊也肅宗掩泣奉詔按肅宗為李林甫所危時說已

死乃得均均之力均均取以說遺安祿山所署河南尹

言盡心於肅宗耳今略取其意

張萬頃獨以在賊中此保庇百姓不坐墳之有自賊

中來者言唐羣臣從女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

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

甚悔之臣光曰為人臣有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希

烈等或貴為卿相或親連肺腑於承平之日無一言

以規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苟容以竊富貴及

四海橫潰乘輿播越偷生苟免顧戀妻子媚賊稱臣

為之陳力偽為干此乃屠酷之所羞大馬之不如儻各

全其首領復其官爵是詭譎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

彼顏杲卿張巡之徒出治則擯斥外方沈抑下僚吏翻沈世亂則委弃孤城西翻粉冠寇手西翻何為善者

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

通鑑卷一百七十一

置神武
英武軍

之厚邪至於微賤之臣延徽之隸微吉翻謀議不預號

令不及朝聞親征之詔夕突警蹕之所事見二百一

載乃復責其不能危從不亦難哉從扶又翻六等議

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故妃韋氏既廢為尼居禁

中是歲卒韋妃廢見二百一置左右神武軍取元

從子弟充元從子弟謂從帝馬嵬北行及其制皆如

四軍總謂之比牙六軍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又擇

善騎射者千人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武

軍寄奇升河中防禦使為節度領蒲絳等七州德

載置河中防禦守捉蒲關使今升為節度領蒲絳

郡乾元元年復為某州不見在何月日是歲十

事蓋此即復以郡為州之文也此領下分劍南為

東西川節度東川領梓遂等十二州東川領梓遂綿

祭資簡十二又置荆澧節度領荆澧等五州夔峽節

度領夔峽等五州荆南節使本領十州今分兩鎮荆

濟忠萬更安西曰鎮西衡工

乾元元年是年二春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冊

加上尊號考異曰實錄戊寅玄宗御宣政殿授上

奉聖旨賜臣典冊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授傳

國寶符受命寶符各一按去年十一月癸亥上已授

國璽告太清宮甲子玄宗御宣政殿授上傳國璽於

戊戌

卷九

通鑑二百一

二

仲美

代記舊紀皆云去年十一月授傳國上固辭大聖之

號上皇不許上尊上皇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冠逆未平

凡朝未復而父子之間先走官軍既克京城先悉翻宗

廟之器及府庫資財多散在民間遣使檢括頗有煩

擾乙酉敕盡停之乃命京兆尹李峴安撫坊市二

月癸卯朔以殿中監李輔國兼太僕卿輔國依附張

淑妃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朝野為輔國得權與淑妃交惡張本

朝直安慶緒所署北海節度使能元皓舉所部來

降能奴代翻以為鴻臚卿元河北招討使丁未上

御明鳳門唐會要曰至德二載改丹鳳門曰明鳳門

年復載也

李輔國弄權

名在安者悉赦天下改元乾元盡免百姓今載和庸

復以載為年庚午以安東副

大都護王玄志為營州刺史充平盧節度使 二月

甲戌徙楚王山為成王 戊寅立張淑妃為皇后

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屯河內行營節度使 癸

巳北庭兵馬王惟良謀作亂嗣業與裨將荔非元

禮討誅之荔非元安慶緒之北

走也其平原太守王暕限清河太守宇文寬皆殺

其使者來降慶緒使其將蔡希德安太清攻拔之生

擒以歸於鄴市有謀歸者下當有國字 誅及

種族胡人種誅之乃至部曲州縣官屬連坐死

者甚衆又與其羣臣歃血盟於鄴南而人心益離

緒聞李嗣業在河內夏四月與蔡希德崔乾祐將步

騎二萬涉沁水攻之不勝而還蔡希德崔乾祐

少師魏王巨為河南尹充東京留守辛卯太子

新主太廟甲寅上享太廟遂祀

昊天上帝乙卯御明鳳門赦天下五月壬午制停

采訪使改黜陟使為觀察使觀察使始此貞觀

州水旱則有則定察使改置州縣周而後景

觀察使

雲二年置都督二十四人察刺史以下善惡當時以

為權重難制罷之置道按察使開元二年曰十道

按察采訪使置使四道罷八年復置按察使秋冬巡

視州縣二十年曰採訪使分十五道天寶末又

兼黜陟使是年改張錫性簡澹不事中要中要謂

曰觀察使置使張錫性簡澹不事中要中要謂

權要者如李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

位力彊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難

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惟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校

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假入宿衛思明叔冀後出皆如

羅張錫

信思明在范陽滑州白馬上以錫為不切事機戊

王成王假
為太子

子罷為荊州防禦使以禮部尚書崔光遠為河南節

度使高辰張奩生興王假詔音繼數歲欲以為嗣

上疑未決從容謂考功郎中知制誥李揆曰翻在

容成王長且有功長知朕欲立為太子卿意何如翻在

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勝音上喜曰朕

意決矣庚寅立成王假為皇太子揆玄道之玄孫也

假昌六翻李玄道武乙未以崔圓為太子少師李

麟為少傅皆罷政事上頗好鬼神始照翻太常少

卿王瓊音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

祝俚俗上悅之以瓊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在音

曰舊傳云三年七月今從實錄

贈故常山太守顏杲卿太子太保

謚曰忠節以其子威明為太僕丞杲卿之死也顏杲卿死

事見二一百十七卷至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

贈上在鳳翔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乃出

通幽為普安太守安郡具奏其狀於上皇上皇杖

殺通幽杲卿子泉明為王承業所留因寓居壽陽晉

壽陽縣屬樂平郡後魏廢樂平郡以壽陽縣屬太原郡

郡九域志在太原府東一百八十里然本朝太原府

已移治陽曲宋白曰壽陽縣本漢榆次縣地後魏風

土記晉末山戎內侵太原之民來向山東戎即居之
真君十年出徙壽陽之戶於太陵城南置壽陽縣
開皇改壽陽為文水縣又於壽陽故城置壽陽縣
今縣是也
為史思明所虜去年史思明攻襄以牛革送於

弘治二年

通鑑卷三十三

二十三

監生裴鳳錄

義 賴泉明老

范陽會安慶緒初立有赦得免思明降乃得歸求其
 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翻斂力
 瞻呆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時為
 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
 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號戶高翻隨所得多少
 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為賊所掠泉明有錢
 二百緡欲贖已女閱其姑愁悴先悉薦翻後戶先贖
 姑女比更得錢比必利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羣從姊
 妹從才及父時將吏袁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
 歸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均減資糧資糧則均分之

減常數一如親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贍給父之隨其
 而均之
 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
 之與呆卿無異乃始慙服顏呆卿之忠節固照映千
 所及
 也
 唐復祀之蓋參用九宮貴神之說項安世曰中宮天
 極一星其神太一列宿之中最尊所臨之方則嘉應
 帝始祠之從王璵之請也上嘗不豫卜云山川為崇
 崇雖遂翻璵請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天下名山
 神禍也
 大川巫恃勢所過煩擾州縣干求受贓黃州有巫盛
 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為蠹尤甚使疏吏翻至黃
 州宿於驛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鑰不可啓營翻

弘治二年

監生裴鳳錄

日

監生裴鳳錄

左震斬
女坐

韓穎新
曆

國子監刊

通鑑二百三十一

七十四

鏢蘇震怒破鏢而入曳巫於堦下斬之所從少年悉
果翻震怒破鏢而入曳巫於堦下斬之所從少年悉
斃之籍其贓數十萬具以狀聞且請以其贓代貧民
租遣中使還京師上無以罪也 以開府儀同三司

李嗣業為懷州刺史充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以

鎮西北庭兵屯懷州就用為刺史征調以給軍嗣祥吏翻 山人韓穎改造新曆

丁巳初行穎曆穎時韓穎上言大衍曆或誤帝疑之以

更名至 戊午敕兩京陷賊官三司推究未畢者皆

釋之貶降者續處分去年十二月始命三司推究

太子少師房琯既失職謂罷相也頗怏怏多稱疾不朝

快於兩翻而賓客朝夕盈門其黨為之揚言於朝云

琯有文武才宜大用上昭而惡之下制數琯罪狀

州刺史翻惡烏也前祭酒劉秩貶闕州刺

史京兆尹嚴武貶巴州刺史皆琯黨也巴州清化郡

初史思明以列將事平盧軍使烏知

義異曰舊傳知義為節度使按安知義善待之

知義子承恩為信都太守以郡降思明事見上表思

明思舊恩而全之及安慶緒敗承恩勸思明降唐

李光蕊以思明終當叛亂而承恩為思明所親

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

史那承慶錢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

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說誘之數所角翻

說諭音西諸將以白思明思明疑未察會承恩入京

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既宣

旨思明留承恩館於府中按經典釋文惟其床伏二

人於床下承恩少子在范陽思明使省其父少詩照

景翻思明雖伏二人以察承恩然不使其子與父夜

中承恩密謂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為節

度使二人於牀下大呼而出故翻思明乃執承恩索

其裝囊底行者之裝盛以囊索故曰裝囊得鐵券及

光弼牒牒云承慶事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

得簿書數百紙皆先從思明反者將士名鳥承恩持

測之虜使阿史那承慶之事不成承恩其能奉鐵券

以還天子乎使思明果授首則宜宥其同惡而先籍

其姓名果能悉誅之乎余謂李光弼之明智必不為

此蓋思明因承恩言偽為此牒抗表以罪狀光弼又

偽為簿書籍將士姓名以激思明責之曰我何負於

汝而為此承恩謝曰死罪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

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眾降朝廷

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榜殺承恩父子榜音彭

狀上時遣中使慰諭思明日此非朝廷與光弼之

史思明復叛

傳皆云四月殺承恩今據河洛春連坐死者二百餘

秋四月始為節度副使六月死思明囚思敬表上其

且禮翻又

耿仁智
抗史思
明死

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會二司議陷賊官罪狀至

范陽思明謂諸將曰陳希烈輩皆朝廷大臣上皇自

弃之幸蜀今猶不免於死况吾屬本從安祿山反乎

思明又以此諸將請思明表求誅光弼思明從之命

判官耿仁智與其僚張不矜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

光弼不為于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草表以

示思明及若入函必表也仁智悉削去之寫表者以

白思明思明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

欲活之復召入謂曰我任使汝垂三十年今日非我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

義死之善者也今以大夫反亦不過延歲月豈若凍死

之愈乎思明怒亂誅之腦流于地史言耿仁智去逆

火故烏承玘奔太原李光弼表為昌化郡王充石嶺

軍使石嶺軍在忻州秀容縣秋七月丙戌初鑄當十大錢文

曰乾元重寶乾元錢徑一寸每緡重從御史中丞第

五琦之謀也丁亥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

伽闐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妻七細翻以殿中監

漢中王瑀為冊禮使石司郎中李巽副之命左僕射

裴冕送公主至境上戊子又以司勳員外郎鮮于叔

明為瑀副叔明仲通之弟也天寶中鮮于仲通黨甲

史妻
四紀

子山送寧國公主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
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璵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
胡帽表於既翻坐帳中榻儀衛甚盛引璵等立於帳外璵
不拜而立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
何得不拜璵與叔明對曰鄉者唐與諸國為昏皆以
宗室女為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
可汗妻上恩禮至重可汗奈何以子婿傲婦翁坐榻
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立又冊命明日立公主為可
汗自突厥有國以來可汗國皆喜 乙未郭子儀
入朝考異曰實錄郭子儀擒逆賊將安太清送闕
按懷州始擒太清實錄

誤也唐曆本紀筆比口無之舊子儀傳七月破賊河上擒安守忠以獻諸書亦無之今不取八月

壬寅以青登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為滑濮等六州

節度使考異曰實錄云青徐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按青州

稱淮西荆澧舊紀稱荆州水當鎮青徐實錄於此稱

節度使領北海高密東牟東萊四郡乾元元年青密

也領青密登萊四州增領滑濮是為六州節度使

庚戌李光弼入朝丙辰以郭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

侍中丁巳子儀詣行營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

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

通鑑二百廿

僕固懷恩領之 九日庚午朔以右羽林大將軍趙

泚為蒲同號三州節度使去年置河中節度使領蒲

同魏二州而已蓋兵備之際分命節帥以 丙子招

討党項使王仲昇斬党項首長拓拔戎德傳首貞觀

吐蕃浸盛党項拓拔戎部畏備請內徙詔慶州置靜

邊軍州處之又置芳州都督府於慶州懷安縣界管

小州十以處党項野利氏部落至德 安慶緒之初

至鄴也 雖枝黨離析猶據七郡六十餘城汲鄴趙魏

博平凡 甲兵資糧豐備慶緒不親政事專以繕臺沼

樓船酣飲為事其大臣高尚弘通儒等爭權不叶無

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略部兵甚銳而性剛好直言通

儒譖而殺之復扶又翻好呼到翻下好殺 考異曰

襲殺慶緒以為內應左右泚之慶緒斬希德於鄴中

又曰慶緒既殺希德始有士崩之兆矣前門紀亂史

思明常畏希德自知謀策果斷英武皆不及之時希

德在相州為慶緒竭誠即長効思明未敢顯皆無何希

德為慶緒所殺思明初聞驚疑不信及 麾下數千人

皆逃散諸將怨怒不為用以崔乾祐為天下兵馬使

總中外兵乾祐復戾於殺將即亮翻復 士卒不附

寅命朔方郭子儀淮南魯炆興平李奂滑濮許叔冀

鎮西北庭李嗣業鄭慈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慶緒迴翻

濮博木翻嗣祥吏翻琛丑林翻 又命河東李光弼關

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

內澤潞王思禮王思禮兼領澤潞節度使鎮潞州時二節度

使將所部兵助之而云考凡九節度汾陽家傳有光遠

無免又有河東兵馬使薛稷訓蓋實錄脫光遠汾陽

本紀廣琛為荊州今從實錄汾陽傳又云公九月十

二日出洛師涉河而東今從實錄涉庚寅上以子儀光

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諸軍並行步騎數

號令不一所以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為

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昌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癸

已廣州奏大食波斯圍州城廣州治南海縣 刺史韋

利見踰城走二國兵掠君庫焚廬舍浮海而去 冬

十月甲辰毋太子考曰實錄云可大赦天下

屢經蕩滌猶慮近者或師徃牢其天下見禁囚徒已

下罪一切放免按既云八赦則死罪皆免豈有但免

徒以下罪邪恐可大赦更名曰豫初太子生之歲

是以為祥更名自中興以來羣下無復賜物又翻至

是始有新鑄大錢乾元寶錢也百官六軍需資有差 郭

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果至獲嘉九域志衛州汲縣

本汲縣之新中鄉漢武帝行幸至此聞獲呂嘉因置

獲嘉縣唐屬懷州九域志獲嘉縣在衛州西九十里

破安太清斬首四千級擄虜五百人太清走保衛州

子儀進圍之丙午遣使告捷魯炆自陽武濟季廣琛

崔光遠自酸棗濟陽武縣武德四年置與李嗣業兵

觀軍容使
以此

郭子儀破
史思明

皆會子儀於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
分三軍以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
中軍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壘垣之內令曰我
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
偽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射而亦翻矢如雨注賊
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復扶又翻慶緒大敗獲其弟慶和
殺之遂拔衛州慶緒去子儀等追之至鄴許叔冀董
秦王思禮及河東兵在使薛兼訓皆引兵繼至慶緒
收餘兵拒戰於愁思岡愁思岡在鄴城西據歐史在相州湯陰縣薛居正曰湯陰
十月五日戰愁岡據實錄癸丑子儀破賊擒安慶和

癸丑十四日也蓋捷奏始到又敗前後斬首三萬級捕虜千人慶
緒乃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
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誼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二萬欲
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于滏
陽磁州治滏陽南至鄴城六十里遙爲慶緒聲勢甲寅上皇幸華
清宮十一月丁丑還京師崔光遠拔魏州魏州治漢元城
縣郭下又置貴鄉縣與元城爲二縣丙戌以前兵部侍郎蕭華爲魏州
防禦使會史思明分軍爲三一出邢洛一出冀具一
自洹水趣魏州洹水縣漢長樂縣地魏郡國志曰周建德六年分臨漳縣東北置洹水縣
在魏州西郭子儀奏以崔光遠代華十一月癸卯敕
趣七喻翻

大正...

以光遠領魏州刺史。甲辰置浙江西道節度使領

蘇潤等十州以昇州刺史韋黃裳為之。浙西道節度使兼江寧軍

使領昇潤宣歙饒江蘇常抗湖十州治昇州庚戌置浙江東道節度使領

越睦等八州以戶部尚書李峘為之。浙東道節度使領越睦衢發台

明處溫八州治越州兼淮南節度使。此宜參考下卷上元元年都統李峘注已

未羣臣請上尊號曰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

許之。史思明乘崔光遠初至引兵大下光遠使將

軍李處崧拒之。今翻賊勢盛處崧連戰不利還趣城

趣七喻翻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崧乃我來何為不出光

遠信之腰斬處崧驍將衆所恃既死衆無鬪志

魏聳夫若在未必能為宋保守河南而聳夫之死宋

人惜之李處崧若在未必能為唐保守魏州而處崧

之死唐人惜之以兩敵相持而光遠脫身走還汴州

自戮鬪將乃自翦其手足也。丁卯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平盧節度使王玄

志薨上遣中使往撫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

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戾希

逸為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立

希逸者李懷玉而逐戾希逸者亦李懷玉也懷玉後賜名正已朝廷因以希逸為節

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臣光曰夫民

生有欲無主則亂。書仲虺之言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

治直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扶

唐之弱自弱也

自此立行有

之節度使

大抵由軍士

廢立矣

侯希逸

李懷玉

問十一大小有倫若網條之相維書說命曰若網在臂指

之相使臂之使指莫不制從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

無覬覦覬音冀 覦音俞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

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

者以八柄存乎已也周禮王以八柄取羣臣一曰爵

六曰奪以取其貴四曰置以取其行五曰生以取其福

六曰奪以取其貴七曰廢以取其罪八曰誅以取其

過荀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

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

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

之大事也乃委一人以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

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

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姑且也息安也且乃至

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

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此即周禮所謂八柄也皆

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

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為善者勸為惡者懲彼為人下

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旌秉鉞師長一方

長知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

乃猷言猷謀也詩云猷之未遠是謂大諫詩大雅孔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見論語為天下之政而專事

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勝音升由是為下者常眈眈為

伺其上眈眈見翻日編苟得聞則攻而族之為上者

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聞則掩而屠之一語曲盡唐

之情狀謂古竟翻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

為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

迹其屬階肇於此矣言其禍肇於命族希逸帥平盧

為惡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

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左傳晉楚戰于城濮晉侯

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

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費道廉陛之由是禍亂繼起

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

大宋受命

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

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庭直也不庭諸

世儒者以不朝為不無思不服宇內又安兆民允殖

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詒謀之遠哉

是歲置振武節度使領鎮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鎮

大都護府領大同長寧二縣振武節度使治單于都

護府因舊振武軍而建節鎮兼押蕃落使宋白曰振

武軍舊為單于都護府即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

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唐平突厥

於此置雲中都督府麟德三年改為單 又置陝虢

及豫許汝二節度使安南經略使為節度使領交陸

等十一州 安南節度使領交陸峯愛驩長福祿芝武

山郡本玉州上元二年改為 吐蕃陷河源軍

丙辰八月

庚辰三月十三日京師寓中

浩嘆

七月十一日午時竟

萬曆甲申七月二日畢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

己丑六月二十日

康熙戊寅二月初五日燈下閱竟 虞惇記

丁亥十二月朔京師閱

庚寅七月初六日閱聞耆鄉水勢滔天六月重裘寒不可禁嚴虞惇記

癸丑長至後一日閱時將興海塘之後 虞惇記

鄰人有死十日而不得殮者問其妻已

先其死而嫁矣悲哉

丁巳十月二十日讀完此時喜

先公集刻完其他著作力為未及也 虞識

乾隆戊辰十月二十日閱

禧記



